

爱让人执著，也让人疯狂。

第37届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最高奖“人民选择奖”

第28届美国电影“独立精神奖”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剧本

第17届金卫星奖

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剪辑

第70届金球奖

最佳女主角奖

THE SILVER
LININGS PLAYBOOK

乌云背后的 幸福线

原著小说

【美】马修·奎克

第85届美国电影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奖

第85届美国电影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8项提名

目 录

何日在相逢

并不悲观的医生

在日落时尽情奔跑

最糟糕的结局

除了对你的爱，我一无所有

混凝土面包圈

在所有的人中，我最怕他

正式晚餐

我不知道这能起什么作用

如果在回到那个鬼地方

炽热的岩浆

像丁梅斯代尔一样失败

你喜欢看外国电影吗

你可以跟我分享麦片粥

纵情欢唱

全世界最棒的治疗师

带芬妮的脑袋浮出了水面

绿色蜜蜂云集的蜂巢

隐含的结局

电视机很可能被吹飞在地

帕特的“盒子”

我看到了妈妈写给爸爸的纸条

亚洲入侵者

相对困难的处境

我是在黑色沼泽里接受训练的天行者

你必须帮助我获得第一名

我的电影蒙太奇镜头

你的爱如影相随伴着我

第二封信：2006年11月15日

第三封信：2006年11月19日

第四封信：2006年11月29日

第五封信：2006年12月3日

第六封信：2006年12月13日

第七封信：2006年12月14日

蒂芬妮偷偷塞给我一封信

第八封信：2006年12月24日

疯狂的手铐

她还好吗？

我需要你帮个大忙

完全是出于好意

哼，厉害吧！

挣脱雨层云

The Silver Linings Playbook

谨把本书献给我的爱妻——艾莉莎！

何日再相逢

妈妈又突然造访了，我根本无需抬头就知道是她来了：她的脚指甲在夏季总是粉红色，我还一眼就认出了她皮凉鞋上的鲜花图案，那是我们俩一起去商场时买的，就是上次她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的时候。

妈妈是在院子里找到我的，当时我正一个人锻炼身体。我对妈妈笑了笑，我知道她又要冲廷伯斯医生嚷嚷了。她会抱怨说：既然一整天都没人管我，为什么还要把我给关起来？

我决定再做100个俯卧撑，所以并没有跟妈妈说话。“你还要做多少个俯卧撑，帕特？”妈妈发话了。

“妮——可——喜——欢——上——身——强——健——的——男——人——”我每做一个俯卧撑就从嘴里蹦出一个字。我能够感觉到嘴角渗进了略带咸味的汗水。

骄阳似火的八月正是燃烧脂肪的绝佳时机。

妈妈看了我一分钟左右，接着说出一句让我震惊的话，“你想今天跟我一块儿回家吗？”她的声音明显有些打颤。

我停了下来，抬起头看着妈妈。虽然正午的阳光非常晃眼，但我马上就知道了她是认真的。她看起来有点儿心神不宁，好像犯了错误似的。每当认真说某件事的时候她都是这个样子。她平时说话的方式跟现在可不一样，如果心情很好，她可能会喋喋不休地唠叨好几个钟头。

“只要你保证不再去找妮可，我就带你回家。你可以先跟我还有爸爸一块儿住，我们会帮你找份儿工作，然后再帮你找间公寓安顿下来。”

我开始继续做俯卧撑，目光紧紧地盯着地上的一只黑蚂蚁，当时这家伙正在我鼻子底下，试图用它那锋利的巨腮剪下一片树叶。透过眼角的余光，我分明看到一粒汗珠径直从我的鼻尖滑向了草地。

“帕特，告诉我你会跟我一块儿回家的，我会给你做饭，你可以去拜访那些

老朋友，可以重新开始生活。求你了！告诉我这是你想要的。就算为了我，帕特，求你了！”

开始新一轮俯卧撑，那只蚂蚁的巨膀在树叶上继续挥舞着——痛苦、炎热、汗水、改变。

我可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方。这里没人相信光明，没人相信真爱，也没人相信幸福的结局。所有人都说妮可不会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他们还说就算分居的时间结束了妮可也不想再见到我。我想离开这里，可又有点儿担心，我正在尝试快乐地生活，可以前的那些老朋友依然还那么热情吗？

不管了，我必须逃离这些死气沉沉的医生和难看的护士，除了让我无休止吃药外他们什么都不会。要骗过这些医疗专家并不太容易，相比之下妈妈肯定好骗多了。想到这里，我终于站起身来，对妈妈说：“我回家跟你一起住，一直住到我跟妮可重逢的那一天止。”

妈妈去签那些繁琐的法律文件了，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先冲了个澡，随后把自己的衣服和裱有妮可照片的相框放进了帆布袋里。我跟自己的室友杰奇道别，他坐在床上直直地看着我，嘴边还流着口水，他总这样。可怜的杰奇！看看他那杂草丛生的头发、形状怪异的脑袋，还有松松垮垮的身体。唉，什么样的女人会爱上杰奇这种人啊！

他朝我挤了挤眼睛。这应该就是他的道别方式吧，应该还有祝我好运的意思。于是，我也朝他挤了挤眼睛，不过是用两只眼。我的意思是祝愿他好运加倍。我想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因为他开始用肩膀去撞耳朵了。每当听懂别人的话时他都会用肩膀撞耳朵。

我还有一些朋友，他们此刻正在接受音乐治疗。里面的某些歌曲有时会让我勃然大怒，所以我没有参加。在我被关禁闭的时候，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想或许应该去跟他们也道个别。我从窗口朝音乐教室里面瞧了瞧。我的朋友们正在唱歌，他们把小手鼓固定在膝部，边唱歌边打鼓。虽然隔着玻璃听不太清，但我隐约听出是南希姐姐的歌，一首六七十年代的流行歌曲。我能看到他们的嘴在一张一合，头也随着鼓点不停地晃动——看起来他们玩得很开心。好吧，我就不打扰他们了。说实话，我也讨厌道别。

我在走廊里看到了妈妈，廷伯斯医生也在那里。走廊里摆了一些躺椅和长椅，旁边还种了三棵棕榈树。这是院方玩的小把戏，他们想让这个鬼地方看起来就像是美丽宜人的奥兰多，而不是巴尔的摩。

廷伯斯医生穿着白大褂，脸上还是那幅冷峻的表情。“好好享受生活！”他一边说一边还跟我握了握手。

“只要分居时间一结束（我就能享受生活了）。”听到我这么说，廷伯斯医生的脸上马上就多云转阴了，好像我说要杀了他妻子娜塔莉和他们的三个金发小公主——克里斯汀、珍妮和贝琪似的。要知道，廷伯斯医生可不相信拨云见日，

他认为自己就应该时刻抱着同情、沮丧和悲观的心态看待一切。

看来我让廷伯斯医生失望了，他那毫无生气的人生哲学并没对我产生什么影响。我确信分离的日子即将走到尽头，确信我跟妮可很快就能重逢。“看我摇滚吧。”我对廷伯斯医生说。丹尼是我在这个鬼地方唯一的黑人朋友，丹尼曾经对我说过，在离开这个鬼地方的时候，他就会这么跟廷伯斯医生告别。抱歉了丹尼，我把你的告别语给抢了，不过这句话的确很厉害。我看到廷伯斯医生皱了皱眉头，就好像我在他肚子上给了一记猛拳似的。

妈妈驾车驶出了马里兰州，然后开始在特拉华州穿行，车子两侧不断闪过快餐店和各种各样的商店。妈妈说廷伯斯医生并不想放我走，于是她就去找了几个律师，还找了女伴的治疗师——这家伙也将成为我的新治疗师，在这些人的帮助下妈妈打了一场官司，她说自己能够在家把照顾我，看来她确实成功地说服了法官，我真的很感激她。

当车子在特拉华纪念大桥上飞驰时，妈妈回头看着我问道：“你肯定想要更好地生活，对吧，帕特？”

我点了点头，“是的，我想。”

随后我们驶上了通往新泽西州的295号州际公路。

顺着哈顿大道一直往前开就到了科林斯伍德市中心，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可是，眼前的一切为什么那么陌生呢？记忆中的街道不见了踪影，街道两旁遍布着精品店和高档餐馆，路上的行人都衣着考究。我在心里问自己：这的确是我的家乡吗？我开始感到紧张，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有时候我就会这样。

妈妈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自己很紧张。她再一次向我保证说新的治疗师很快就会帮助我恢复正常的，她还说这位治疗师名叫帕特尔。

回到家里后，我立即冲进了地下室。妈妈为我准备了很多很多的礼物：她一直说要给我买的举重床、放杠铃片的支架、健身车、哑铃。哇，竟然还有健腹专家6000，我在晚间的电视节目上看到过这套器材，在那个鬼地方的时候我一直对它梦寐以求。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我兴奋地朝妈妈喊着，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还把她抱起来原地转了一圈。

当我把妈妈放下来的时候，她微笑着对我说：“欢迎回家，帕特。”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在这些器械上练练手。举杠铃，做仰卧起坐，压腿，深蹲，骑健身车，然后给自己补充水分（我每天都会喝四加仑水，不停地用一个大玻璃杯豪饮）。完成这一切之后，我就开始写日记了。日记的内容就跟刚才这些文字差不多，有些像流水账。我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我要让妮可看到暂时分手后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要让妮可了解我的进步，我的一切。（在那个鬼地方待着的时候，由于吃了太多的药丸，我的记忆力开始下降了，于是我开始用笔记录生活，我要把想要告诉妮可的一切都写下来，我要让妮可在重逢的那一刻就重新

融入我的生活。在我回家之前，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那些可恶的医生竟然把我所有的日记都给没收了。现在，我只能搜肠刮肚，从头写起。）

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我留意到我和妮可的合照已经从墙上消失了，壁炉台上摆放的照片也不见了。

我问妈妈那些照片都哪里去了。她说我们家几周前被盗了，窃贼偷走了那些照片。我问妈妈窃贼为什么要偷我和妮可的照片，她说是因为装裱那些照片的相框都非常昂贵。

“那窃贼为什么没有偷家里的其他照片呢？”我有些不明白了。妈妈说窃贼偷走了所有的相框，只不过我们家人的那些照片都有底片，所以妈妈又把它们重新冲洗、装裱好放回了原处。“那你怎么不把我俩的照片也重新洗一套出来？”我追问道。妈妈说她没有那些照片的底片，婚礼的照片都是妮可的父母出钱拍的，他们只是把妈妈喜欢的照片冲洗了一套给她。虽然妮可也给过妈妈其他的照片，可是我们跟妮可以及她的家人已经很久没联系了，因为现在是分居时间。

我告诉妈妈说，如果那个窃贼胆敢回来，我一定会拧断他的脖子，要了他的命儿。妈妈回答说：“我相信你会的。”

我回家已经一周了，可爸爸还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当然了，对于我来说这也并不奇怪，他总是忙于工作——他是大食代连锁店的区域经理，负责整个南新泽西州的业务。在工作之余，爸爸总爱关起门来研读历史小说，其中大部分小说都是关于美国内战的。

妈妈说我回家里后爸爸有些不适应，希望我能够给他一些时间。我当然很乐意，要知道，我挺怕跟他说话的。我在那个鬼地方待着的时候，他只去看过我一次，而且还对我大吼了一通，他对美好奇迹的出现根本不屑一顾，而且还说了很多对妮可不好的话。当然了，我和爸爸在家里的门厅里难免会相遇，但他从我身边经过时从来都不看我一眼。

妮可喜欢读书，她过去总想让我读文学作品。她的朋友都是英语老师，这些人在晚餐时总爱探讨“高深的”文学话题，而我通常会保持沉默。妮可的朋友特里个子很小，我总爱取笑他。可他每次都会反驳说：“至少我不是孤陋寡闻的小丑。”妮可的那些朋友们对“小丑”这个词心领神会，他们也都跟着特里叫我小丑。特里每次这么回敬我时妮可都会哈哈大笑。我决定从现在开始看小说，以便在重逢后的文学聚会上给自己找些谈资。

在那个鬼地方的时候，我看的书都必须经过廷伯斯医生允许，而他就像个法西斯分子似的严格限制我的阅读范围。现在我回家了，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妈妈有一张借书卡，可以帮我从图书馆借书。

我回家后看的第一本小说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我仅用了三个晚上就全部读完了。我最喜欢的是这本小说的序言。序言中说这是一本关于时间的小说，那些稍纵即逝、千金难买的时间。我自己的切身感受也是如此，我在强身健

体的过程中总会想到时间的宝贵。不过，我还有另外一种感觉：我肯定会与妮可再度相逢，无论要等多久，我都有的是时间。

读完小说的正文部分后，我有一种把书撕个稀巴烂的冲动。在这个无比悲情的故事中，盖茨比深爱着黛西，可是不管他如何努力，最终也未能与黛西走到一起。虽然我知道菲茨杰拉德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我真想立马给他打个电话，并大声地告诉他：你全部都搞错了！想想吧，在炎热的夏季，盖茨比第一次跳进自己的游泳池就被汤姆情妇的丈夫给当作凶手误杀了，而黛西竟然没有出席他的葬礼。尼克和乔丹分道扬镳，而黛西那纯洁无邪的青春则在种族主义者汤姆的欲望中被消磨殆尽。我告诉你们吧，菲茨杰拉德这本小说的结局让我有种窒息的感觉。你们可以奉劝菲茨杰拉德永远都不要去看落日，因为他根本就看不到任何光明和希望！

我知道妮可为什么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写得实在太好了。妮可曾经说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人创作的最伟大的小说，这可让我有些担忧了。小说的结局如此凄惨，妮可却依然对其情有独钟，这是否意味着妮可并不相信“一线希望”呢？先不想这些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我告诉妮可我终于读完了她最喜欢的书，她肯定会为我自豪的。

我还会给妮可另外一个惊喜：我打算把妮可美国文学课程表上的所有小说都读一遍。我只想让她感到自豪，我只想让她知道我的确对她钟爱的东西感兴趣，我将会尽我所能拯救我们的婚姻。现在，我终于能够与她那些自负的文人朋友们谈天论地了。我很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已经30岁了。如果再年轻5岁，我还可以正大光明地欺骗自己。”这是尼克在《了不起的盖茨比》最后一章里说过的话，不过这句话用在我身上也恰如其分，因为我也到了而立之年。在我引经据典的时候，一定能够给人一种无比睿智的感觉。我们很可能会在餐桌上聊天，当妮可听到我引用小说中的原话时，她一定会又惊又喜，她肯定想不到我真的读完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只是我全盘计划的一部分，用我朋友丹尼的话说，在她根本不指望我能“长点儿知识”的情况下，我要让小说中的话脱口而出，我相信这么做肯定能够重新虏获妮可的芳心。

上帝啊，我已经等不及了！

并不悲观的医生

正午的时候，妈妈来到了地下室，她说我得去跟帕特尔医生见个面。可现在出门的话我今天的锻炼任务就泡汤了，于是我问她可不可以晚上去，可是妈妈说这次碰面没法拖延。如果我不按时去见帕特尔医生，就必须回到巴尔的摩的那个鬼地方去。妈妈还引用了法院判决书里的句子，她说，如果我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去看那份文件。

我当然相信妈妈。我先去冲了个澡，然后跟她去造访帕特尔医生。医生的办公室坐落在伍尔希斯镇一所大房子的一层，就在哈登菲尔德—柏林路的旁边。

到了诊所以后，我在候诊室里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妈妈又去填那些讨厌的表格了。到目前为止，为了记录我的心理健康状况，至少得砍了十棵大树来造纸了吧。妮可肯定不愿意听到这些事情，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环保主义者。以前过圣诞节的时候，她至少会送给我一棵长在雨林里的大树——事实上她给我的只是一张纸片，上面写着雨林里的某棵树是属于我的。每次我都会取笑她送给我的那些礼物，现在想起来我挺后悔的。妮可回到我身边后，我再也不会取笑说那些雨林总有一天会被她送完的。

我坐在那里百无聊赖地翻着《体育画报》，候诊室的收音机里播放着轻柔的音乐，我甚至有些陶醉在优美的长笛声中了。突然之间，我就听到了那段我最最痛恨的旋律，就是那首歌，《我的爱人》。我一下子失去了控制，开始大声尖叫，我把椅子踢倒了，把咖啡桌掀翻了，我还使劲儿把一整摞杂志都扔到了墙上。我大声叫喊着：“这不公平！我决不容忍任何欺骗！我可不是试验室里的小白鼠！”

就在这时，候诊室里走进来一位小个子的印度人，他大概只有5英尺高，穿着编织的汗衫和合体的短裤，脚上是一双亮白无比的网球鞋。他问我哪里出问题了，语气非常平静。

“把音乐关掉！”我冲他喊道，“关掉它！快点儿！”

小个子男人把秘书叫了进来，关掉了收音机。我这才意识到他就是帕特尔医生。史蒂威·旺达从我的头脑中跑开了，我也停止了喊叫。

我把脸深深地埋在双手之中，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流泪，过了大约一分钟的样子，妈妈开始轻轻地抚摸我的后背。

候诊室里一片沉寂，大家谁都没有说话。随后帕特尔医生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我极不情愿地跟随着他的脚步。妈妈和秘书开始收拾已经一片狼藉的房间。

帕特尔医生的办公室布局有些奇怪，但看着还挺舒服的。

房间里有两个相对摆放的真皮躺椅，形状宛如蜘蛛的藤蔓植物上长满了白色

和绿色的叶子，从天花板上一直蔓延到窗台上，窗台下面是一个小花园，除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外，花园里还有一个供鸟儿嬉戏的石盆。两个躺椅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长，地板上放着一盒纸巾。除此之外在房间里就找不到其他东西了。实木地板是黄色的，表面很亮滑，天花板和墙壁都被涂成了天蓝色，上面“飘”着朵朵白云。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个好兆头，因为我非常喜欢云彩。天花板的正中央只有一盏灯，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倒挂的香草糖屑蛋糕。天花板的整体设计就像是光芒万丈的太阳，金黄色的线条以顶灯为中心向四周散射。

我得承认，一走进帕特尔医生的办公室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虽然刚刚听到了史蒂威·旺达的歌，但现在我真的已经不在乎了。

帕特尔医生让我自己选择躺椅，我选了黑色的那一个，不过我很快就后悔了，其实应该选择棕色，因为选择黑色会让我看起来更加沮丧，可是，我的确一点儿都不感到沮丧。

帕特尔医生坐到了躺椅上，接着通过椅子一侧的操控杆把脚凳抬了起来。他慢慢地往后躺下去，把双手放在了脑袋的后面，好像他即将在办公室里看球赛似的。

“放松，”他对我说，“别叫我帕特尔医生，叫我克利夫。我喜欢在看病的时候不那么一本正经的。友好一点儿，好不好？”

他看起来是个好人，因此我也把脚凳抬了起来，往后躺好，并试着放松自己。

“好吧，”他说，“看来你的确不喜欢史蒂威·旺达的歌。我也并不是他的粉丝，不过——”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在心里默默地从1数到10，尽量让脑海中变成一片空白。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想谈谈史蒂威·旺达吗？”

我再次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在心里默默地从1数到10，尽量让脑海中变成一片空白。

“好吧。那就给我说说妮可吧？”

“你为什么想知道妮可的事儿？”我承认，我此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要想帮助你，帕特，我必须得了解你，对吧？你妈妈告诉我说你希望能够与妮可重归于好，说这是你最大的生活目的，所以我想我们不妨从这里谈起。”

我开始感觉好点儿了，因为他并没有说重逢只不过是痴心妄想，这样看来，帕特尔医生感觉我和我的妻子还有可能破镜重圆。

“妮可，她很不错，”我说，我笑了笑，每次提到妮可的名字，每当她的脸庞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我都能感觉到胸口暖暖的，“她是上天赐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我非常爱她，她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我热切地盼望着分居时间能尽快结束，我早就等不及了。”

“分居时间？”

“对。分居时间。”

“分居时间是指什么？”

“几个月前，我同意给妮可一些私人空间，我们俩说好了，等她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之后，她就回到我身边，那样我们就能继续在一起生活了。我们现在处于分居状态，不过只是暂时的。”

“你们为什么要分居？”

“主要是因为我当时不能够欣赏她，而且还是个工作狂——我是杰斐逊高中历史教研室的主任，还是三支球队的教练。我从来都不回家，妮可感觉很孤独。此外，我的体重也有点儿超标了，身上大概多了10磅到70磅的赘肉。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我正在努力改变，从前妮可想跟我一块儿去看心理医生，可我没答应，现在我很乐意去，因为我已经变了。”

“你们说好一个日子没有？”

“一个日子？”

“分居时间结束的日子。”

“没有。”

“那就是说你并不知道分居时间哪一天才能结束？”

“从理论来说，我想——是这样。要知道，没有允许我不能联系妮可或她的家人。”

“为什么不可以？”

“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是说——我也爱我的岳父岳母，就像我爱妮可一样。不过也没关系，我想妮可很快就会回到我身边了，到时候她肯定可以把她父母的事情解决好。”

“你凭什么会这么想？”他这么问的时候并没有让我感觉不舒服，因为他的脸上带着微笑，很友好的那种微笑。

“我相信幸福的结局，”我告诉医生说，“我能够感觉到这部电影就要大结局了。”

“电影？”帕特尔医生显得有些不解。我在想如果他把头给剃光了，再戴上一副金边眼镜，看起来就跟圣雄甘地没什么区别了。我突然有一种很古怪的感觉，我们俩舒服地躺在真皮椅子上，房间里开阔而明亮，可是，甘地却已经死了，这是不是有些怪异？

“是的，”我说，“难道你没注意到生活就像是一系列的电影吗？”

“没有啊，你能告诉我吗？”

“好吧，生活就像是在冒险。开始的时候总会遇到很多麻烦，不过你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通过努力奋斗，你会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人，这就为幸福的结局提供了养分，奠定了基础。我喜欢的很多电影都是这样的，比如《洛奇》系列，还有《追梦赤子心》《功夫梦》《星球大战》和《夺宝奇兵》探险三部曲。对了，在妮可回来之前我已经决定不看电影了，因为我现在的生活就是一部电影，一部每天都在上演的电影。还有一点，我知道幸福大结局的时刻就要到了，因为

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都是锻炼身体、吃药和接受心理治疗的结果。”

“哦，我明白了。”帕特尔医生微笑着说，“我也喜欢幸福的结局，帕特。”

“那你是赞同我的想法了。你也认为我妻子很快就会回来了？”

“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的。”帕特尔医生说，就在这一刻，我意识到我和克利夫肯定能融洽相处，廷伯斯医生和精神病院的其他工作人员传达给我的向来都是悲观的情绪，克利夫跟他们不一样，他并没有告诉我去面对现实，虽然他内心深处可能也是那么想的。

“这太有趣了，我看过的所有治疗师都说妮可不会回来了。我告诉他们说我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一直在努力完善自我，可他们一副‘令我厌恶’的表情，我的黑人朋友丹尼就是这么说的。”

“人们有时候是很残酷的。”他这么说的时候脸上写满了同情，这让我更加信任他了。此时我还意识到他并没有把我说的话都记录归档，让我告诉你们吧，我很感激他那么做。

我告诉他我很喜欢这间办公室。我们谈论了我所钟爱的云彩，也谈到了很多人是如何失去了看到一线希望的能力。要知道，只要稍加留心，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够看到环绕云彩四周的银色光环。

出于礼貌，我询问了他家里的情况。他说自己有个正在上高中的女儿，她们学校的草地曲棍球队在整个南新泽西州名列第二。他还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这小家伙想要成为一名口技表演艺术家，晚上的时候还弄了个木头人进行演练，他给木头人取了个名字叫格罗弗·克利夫兰，这跟美国第22任和第24任总统的名字完全相同，克利夫兰是唯一获得两个不连续任期的美国总统。我想不明白克利夫的儿子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小木头人叫做克利夫兰，但我并没有去问医生。克利夫告诉我说他妻子名叫桑娅，这间漂亮的办公室就是桑娅设计的。由此我们谈到了女人是多么伟大，也谈到了当你拥有女人的时候一定要倍加珍惜，否则你很快就会失去她们——上帝的确希望我们能够很好地欣赏女人。我告诉克利夫说希望他永远都不要经历痛苦的分居时间，他则希望我的分居时间能够早日结束，他能这么说我真的很高兴。

在离开诊所之前，克利夫说他要给我开些新的药物，这些药物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如果我感到不舒服或者有失眠、紧张以及其他不良反应，都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妈妈，他说可能需要花些时间才能找到最理想的处方，我向他保证说我会按照他说的去做。

在驱车回家的路上，我对妈妈说我真的很喜欢克利夫·帕特尔医生，我感觉到他肯定能给我带来更佳的治疗效果。我感谢她帮我摆脱了那个鬼地方，与精神病院相比，妮可肯定更愿意到科林斯伍德与我见面。我这么说的時候妈妈哭了起来，我很奇怪她为什么要流泪。她甚至把车停到了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哭了好大一会儿，她大声抽泣着，身体也在不停地颤抖。妈妈的哭声跟发动机的轰鸣声混杂在了一起。我想起了妈妈在帕特尔医生的候诊室所做的一切，就是在我听到那首歌并突然发飙之后，于是我开始轻轻地拍打她的后背。大约过了十分钟的样子，妈妈才停止了哭泣，然后就径直开车回家了。

为了找回我在克利夫那里花费的时间，我在地下室里一直待到很晚。我去上床睡觉的时候，爸爸还在他的办公室里忙碌，办公室的门依然是紧闭的，又一天过去了，爸爸依然没有跟我说话的意思。在我看来，跟一个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却彼此沉默不语是很奇怪的事情，而且这个人还是你爸爸，想到这一点我突然有些难过了。

由于妈妈最近没去图书馆，所以我暂时没书可读了。于是，我闭上了眼睛，开始思念起妮可来，直到她在梦里回到了我的身边——就像平时一样。

在日落时尽情奔跑

我对银色光环的存在坚信不疑，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能够看到它们。从地下室出来后，我会用塑料袋把头 and 胳膊都给包裹上，然后出去跑上10英里，因为这样能够出更多的汗。我总会朝西跑过骑士公园的游乐场，然后结束一天长达十小时的锻炼任务。记得小时候我常在骑士公园打棒球和踢足球。

每次经过公园的时候，我都会抬头看天，我把这作为一种占卜方式。如果太阳隐到了云朵的后面，云朵的四周就会出现银色的光环。美丽的光环好像在提醒我不要轻易放弃，因为我知道，总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刻，我的妻子也很快就会回到我的身边，带给我阳光灿烂的幸福生活。

每当看到白云或乌云背后若隐若现的阳光，我总会有一种心潮起伏的感觉。（你甚至可以人为地制造出这种效果，打开一个白炽灯，把手放在距离灯泡几英寸的地方，然后试着把目光集中到手掌的影子上，直到感觉到眼睛生疼为止。）虽然直视泛着光晕的云朵时眼睛会有些生疼，但对我的确有所帮助，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痛并快乐着”吧。我需要奔跑，心里燃着一团火，后背有如刀扎般地痛，两条腿感觉像灌了铅一样，腰部所剩无几的赘肉悲情地舞动着。奔跑每每让我感觉到一天的苦修渐渐地熬到了尽头，看起来上帝很乐意帮我一把，所以在过去的一周里让我看到了那么多有趣的云彩。

自从妻子提出分居后，我已经瘦了50多磅，妈妈说我很快就能恢复到高中踢足球时的体重，那也是我与妮可相遇时的体重。结婚五年后，我的体重开始飙升，我想妮可或许不太喜欢我长那么多赘肉。现在，我终于又恢复了健壮的体魄，分居时间结束后，妮可看到我时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如果日落时没有云朵，我就会看到橘黄色的天空，就像昨天看到的一样，那种感觉也同样妙不可言，我依然可以在暮色中尽情燃烧脂肪，而且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圣洁。

在奔跑的时候，我总会幻想妮可就在不远的前方，奔跑会拉近我们的距离，奔跑会缩短等待的时间，只要坚持奔跑，就能再次见到我朝思暮想的妮可。

最糟糕的结局

我知道妮可是海明威的铁杆粉丝，于是就让妈妈帮我借一本海明威的小说。“最好是爱情小说，因为我的确需要好好研究一下爱情，等妮可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合格的丈夫。”我这样对妈妈说。

妈妈从图书馆拿回来一本《永别了武器》，图书管理员说这是海明威最棒的爱情小说。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这本书，在如饥似渴地翻阅前几页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开始寻找那些特有文学味的语句，下次再跟妮可那帮“文化人”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就可以引经据典、卖弄一番了。我会盯着眼镜特里说：“无知的小丑会知道这句话吗？”然后极为温文尔雅地说出海明威小说里面的几个句子。

然而，这部小说到头来竟然只是一个恶作剧。

从故事一开始，我就一直在为亨利祈祷，希望他能够走出硝烟弥漫的战场，希望他能够与凯瑟琳·巴克利一起幸福地生活。没错，亨利虽然曾被炮弹炸伤双腿，但最终克服了千难万险，与身怀六甲的凯瑟琳一起逃到了瑞士。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在山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一起读书、一起享用美酒佳肴、一起享受鱼水之欢。

在我看来，海明威应该就此停笔了。他应该让这对曾在战火中苦苦挣扎的爱侣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

可是，他没有！

海明威想到了一个糟糕透顶的结局。凯瑟琳在临产时大出血，医生虽然做了最后的努力，仍旧未能挽救凯瑟琳和婴儿的生命，命运无情地夺走了亨利所爱的人。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让人如此痛彻心扉的结局，我想以后也不会再看到了，无论是从文学作品中还是从电影或电视上都不会再看到这样的结局了。

读完这部小说后，我哭得一塌糊涂，我不仅仅是为小说中人物的悲惨命运而落泪，也为妮可竟然让孩子们读这种小说而伤心。我简直无法想象，竟然有人把这么恐怖的结局赤裸裸地暴露给那些纯真的孩子！干脆直接告诉那些高中生吧：你们努力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可你们的努力到头来统统都是白费！

我必须承认，自从分居以来，我第一次生妮可的气了，她竟然会在课堂上教授这么悲观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引用海明威小说中的句子，也绝对不会再读他的任何小说了。假设他还活着，我一定马上给他写封信，并威胁说我要掐死他，让他为自己那忧郁的文风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本书的前言中说海明威最终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看他是罪有应得。

除了对你的爱，我一无所有

一看到我走进候诊室，帕特尔医生的秘书立马就把收音机给关掉了，关的时候还刻意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这不禁把我给逗笑了。她看起来一脸惊慌，拧收音机旋钮的时候明显用力过大了。我对秘书的这些举动并不感到惊奇，有幸看过我“发飙”的人基本都这样。在他们看来，我俨然就是张牙舞爪的凶神恶煞，而不是一个人。

稍等了一会儿后，我再次见到了克利夫。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应该每周五都能跟他见上一面。这一次我选择了棕色的躺椅。我们两个人舒服地躺在云彩环绕的真皮躺椅上，探讨着我们对女人的热爱，用丹尼的话说就是“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克利夫问我对新开的药还满意吗，我告诉他还不错，事实上，我并没发现这些药有什么作用。上周的药我吃了也就一半吧，我把一些药片藏在了舌头下，当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就把它们吐到马桶里给冲走了。克利夫还问我那些药有没有副作用，比如呼吸急促、没有食欲、昏昏欲睡、有想自杀或杀人的感觉、浑身乏力、焦躁不安、浑身瘙痒、腹泻等，我告诉他没感觉到有什么副作用。

“那么幻觉呢？”他这么问的时候把身体往前探了探，眯眼看着我。

“幻觉？”我反问道。

“对，幻觉。”

我耸了耸肩，然后说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幻觉，他告诉我说，如果有我会知道的。

“如果你看到一些奇怪的或者可怕的事情，记得告诉你妈妈，”他说，“不过也别担心，因为你很可能不会出现幻觉。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同时服用这些药物时会出现幻觉。”

我点了点头，保证说如果出现幻觉我肯定会告诉妈妈。不过，我从心底并不相信什么幻觉，不管他给我吃的是什麼药，我都不会有什么幻觉，因为我知道他不会让我吃麻醉药。我认为只有意志薄弱的人才会对药物抱怨多多，我可不是意志薄弱的人，我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头脑。

在健腹专家6000上完成腹肌锻炼后，我打算先休息三分钟，补充些水分后再到举重床上进行抬腿训练。突然，一丝诱人的香味飘进了地下室，没错，正是妈妈拿手的奶油点心的香味，我忍不住开始流口水了。

我特别喜欢烤得脆脆的小点心，我离开地下室，跑进了厨房，哇，妈妈不仅在烘烤松脆的小点心（有抹了黄油的蟹肉，还有香橙奶酪和英式松饼），而且还准备了用牛肉、香肠和鸡肉特制的比萨饼，当然还有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式烤翅。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点心？”我充满希望地问妈妈。过去的经验告诉我，每当有客人造访时她才会烤制这些酥脆的小点心。

妮可也喜欢酥脆的小点心，如果你坐在她对面，就会发现她能够吃掉整整一大盘，然后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她会说感觉又胖了，因为她吃得太多了。过去我常常告诉她，我不想总听她抱怨说又吃多了，有时候回到家我还会因此骂她一顿。下次妮可再吃多的时候我绝不会骂她了，我会告诉她，她吃得其实一点儿也不多，她看起来都快皮包骨头了，她的体重还得再增加几磅才好，因为我喜欢看到自己的女人丰满的样子，而不是看到一位“六点钟女士——直上直下”，这个词儿我也是跟丹尼学的。

我迫切地希望妈妈烤点心这件事是一个好兆头，希望这意味着我和妮可的分居时间终于结束了，因为妮可此时正在来我父母家的路上呢。这可是妈妈送给我的最大的惊喜了——妈妈总试图为我和弟弟做些好事儿，因此我在思想上做好了与妮可重逢的准备。

在等待妈妈给出一个答案的几秒钟时间里，我的心脏至少跳动了50次。

“今天晚上有老鹰队和钢人队的季前表演赛。”妈妈说。这可有点儿奇怪了，妈妈向来痛恨体育比赛，而且几乎不知道棒球的赛季是在秋天，更不要说具体某一天是哪两个球队之间的较量了。“你弟弟今晚过来跟你和爸爸一起看球。”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自从跟妮可分居后，我就没见过弟弟。还有，上一次我们谈话的时候，他也说了一些关于妮可很不好的话，就跟爸爸一样。

“詹克一直盼望着见到你，而且你也知道你爸爸多么喜欢老鹰队。我多想看到我们家的三个男人再次围坐在沙发上，看比赛，吃点心，就像以前那样，我都等不及了。”妈妈微笑着看着我，尽力想要压抑激动的情绪，我想她可能又要落泪了，于是我转过身，重新回到了地下室去做俯卧撑。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燃烧，渐渐的我就感觉不到关节的存在了。

既然今晚有一个家庭聚会，我想晚些时候可能无法出去跑步了，于是我套上一个塑料袋，提早出门了。我跑步时经过了高中好友的房子；经过了过去常去的圣菲利普天主教堂；经过了科林斯伍德高中（89级万岁！）；还经过了公园旁边的那所老房子，我的祖父母在去世前是那所房子的主人。

在跑过维珍尼亚大道的时候，我看到了龙尼，他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的新家就在那条街上。他应该刚刚下班回家，正离开他的汽车往前门方向走，我在人行道上奔跑时刚好从他身边经过。他与我打了个照面，等我跑过去之后，他大声喊道：“帕特·皮朋斯？是你吗？帕特！嗨！”我加快了奔跑的速度，因为我弟弟詹克就要来看我了，詹克并不相信什么幸福的结局，我现在也没心情跟龙尼打招呼，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到巴尔的摩看过我和妮可，虽然他信誓旦旦地承诺了很多次。妮可过去常把龙尼称为“妻管严”，说他妻子维罗尼卡“恨不得把龙尼的社交生活以及他的小弟弟都放在自己的钱包里”。

妮可对我说龙尼永远都不会到巴尔的摩来看我，事实证明妮可说的一点儿都没错。

他也从没到我待过的那个鬼地方看过我，不过他过去常常给我写信，信中说他女儿艾米莉多么多么可爱，虽然我还没见过艾米莉，但我想她应该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詹克的车已经停在门外了，那是一辆银色的宝马，看来我弟弟现在生活得还不错，用丹尼的话说“钱包越来越鼓了”。我从后门偷偷地溜了进去，然后上楼去冲澡。淋浴后我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循着谈话的声音走进了客厅。

看到我之后詹克站了起来。他下身穿着一条质地考究的短裤，上面有一些深灰色的细条纹，上身则是一件乳白青绿相间的POLO衫，看起来他的体魄依然非常健壮。他的手腕上还戴了一块表面镶满钻石的手表，要是丹尼看到了，他肯定会用“金光闪闪”来形容詹克的手表。我弟弟的头发看起来比过去薄了一点儿，但发型做得很酷，看起来很时髦。

“帕特？”他略显疑惑地看着我。

“我说了吧，你可能都认不出来他了？”妈妈说。

“你看起来就像施瓦辛格一样。”他摸了摸我胳膊上的二头肌，事实上，我非常痛恨他这么做，除了妮可之外，我可不想让任何其他人碰我。不过，既然他是我弟弟，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你小子可瘦了不少啊。”他又说了一句。

我看着地板，又想到了他说妮可不好的那些话——为此我还在生他的气——不过，我还是很高兴看到我弟弟，毕竟我都很久很久没见过他了。

“听着，帕特。在巴尔的摩的时候，我本应常去看你的，可那些鬼地方简直让人崩溃，我……我……我真的没法像那样去见你，知道吗？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的确还有点儿生气，不过我突然想到了丹尼的一句“名言”，把它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我就说道：“除了对你的爱，我一无所有。”

詹克静静地看了我一秒钟，一副肝肠寸断的样子。他的眼睛眨了好多次，眼泪好像随时都会夺眶而出。然后他紧紧地拥抱了我。“对不起！”他哽咽着说。詹克好像抱了我好久，如果换成妮可，我肯定会觉得再久一些也无妨。

詹克终于松开了紧紧抱住我的胳膊，他说：“我给你带了一件礼物。”他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了一件老鹰队的队服，然后扔给了我。我接住了这件队服，看到上面绣着84号。我知道这是外接员的号码，但并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队员。那个年轻的接球手弗莱迪·米切尔是84号吗？我只是想了想这个问题，但并没有说出来，因为我不想冒犯我的弟弟，毕竟他那么好心地给我买了一件礼物。

“巴斯克特是谁啊？”我看着队服上的名字问道。

“天才新秀汉克·巴斯克特，他可是季前的传奇。这些队服在费城的大街上可是